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先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隂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

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易傳○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徳○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門人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説别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

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

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

不要如此編録纔聽得轉動便别舊曽看只有李籲

一本无錯編者它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脱忘

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

却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楊遵道録

横渠先生曰屈信動静終始各自别今以剛柔言之

剛何當无静柔何當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

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信動靜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效法故光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坤雖以柔靜為主苟无方剛之徳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至柔至靜者坤之體也動而剛方者

坤之用也方亦剛也以其不可易言之謂之方其體則坤用則隨乾觀其所動而坤之順德見矣含萬物而生之者陰含陽也玄曰天鬱化精地隱魄榮隱所謂含萬物也及其化生品物咸章保厥昭陽坤道乃光坤之光即乾之光大也玄曰天炷炷出于无畛熿熿出于无垠炷炷熿熿所謂化光也坤道至矣一言可盡其順矣乎天動地隨其行有時故承天而時行易傳

新安朱氏曰坤至柔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含萬物而化光復明亨義坤道其順乎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本義○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

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而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旣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它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无勞擾也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它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若只是一箇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並錄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伊川先生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蚤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

于（一无于字）冰小惡而至于（一无于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易傳）

康節先生曰漁夫謂樵夫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甚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或奪之巳非天性者矣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

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邵子外書

橫渠先生曰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晩中間譬之脊之或秀肰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

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理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蚤辯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於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蚤辯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善不善之報必有餘者馴而不已積

之既久則末流必多乾坤是也家言臣子也坤積至五子弑父臣弑君離日坎月自下而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辯之不蚤其禍至此矧不辯乎先儒嘗以乾坤論之謂君子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陰化陽滅者矣然而復出為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陽息陰盡者矣然而極姤生巽者餘殃猶在也觀諸天道月之生死晦盡而生明既滿而或虧先儒餘慶餘

殃之論為不誣矣是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永祚商辛之後有國而禄父再亡易傳

新安朱氏曰古字順慎通用案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本義○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氷只是說那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蚤辯李光祖云不蚤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𠜂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語録

東萊吕氏曰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時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蚤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

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絶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

事使辯之蚤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辯
辯之不蚤便是弒君弒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
去順養去時直至弒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
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鬬毆初時只是忿疾
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
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
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之謂也大抵非心邪念

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絶正要人著力易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它譬如忿懥若順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於沈湎紀聞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无別途呂與叔東見錄○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

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並劉絢師訓○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並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内直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易傳）○敬以直内有主於内則虛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有言未感時知

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郎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内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无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无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虛无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

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无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无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无如聖人之言一无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

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〇主一无適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它剛大直不習无不利並入關語録〇問人有専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周行已録〇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

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問人敬以直内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並劉元承手編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内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

是中心沒事也○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並呂與叔東見錄〉○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李籲師說〉○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朱公掞問學拾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心

敬則内自直胡氏拾遺○敬立則无妄无妄則禮也語解

横渠先生曰敬以直内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已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葢敬則實為之實為之故成其仁易說

上蔡謝氏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无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无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窮理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然後成

德故曰不孤語錄

廣平游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主

語解

龜山楊氏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无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

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京師語録

蕺山郭氏曰慎獨之道何為哉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其如斯而已矣何謂敬主一之謂敬何謂主一孟子曰必有事焉之謂也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之也中庸解

和靖尹氏曰黄纓問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與直方大為輕重相反荅云造次顛沛必於是非聖人孰

能知此○又寬問易稱義以方外先生曰此須以體用言之便分明敬義本體也直其內也方其外也方只是用又謂是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後數日寬再問寬近日思此意恐不得分作三字說義理如何先生請設喻寬曰至如火才見火明照熱皆具矣何必分先生曰是也寬一日又問寬以謂順理為直不易為方先生首肯先生令再喻曰如見水便清潤流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内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内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内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齋慄直内之敬也温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敬者操持其誠心而弗敢失也二動

以直敬以直內也直內言內省不疚其理直也方者義之不可易也有所不為有所不行也二往之五義以方外也誠者合內外之道內直外方敬義立矣敬義立則相應相與其德不孤放諸四海而準以直方大也爻動為行巽為不果二動震見巽伏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上曰中則直此言直其正何也曰正而不中者有矣中則正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直其正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

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内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本義○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胷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問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内是无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

夫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受用不窮○景紹問敬義之說荅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

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燄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无差錯○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得此理後全无走作了故直捄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便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

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説箇知字只説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問敬以直内若无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

見物便是義○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麽樣强健○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麤直有人外面

恁地寛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内外夾持如有一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住不由它不上去

○問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于應事接物間无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荅曰亦不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它念亂之每遇事只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

之名則須是還它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是還它義字二者相濟則无失此乃理也若必欲并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伊川只管説聖人發明坤文之義這箇不是恁地聖人作易只是説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這箇便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説○問至大至剛以直何以不言至直呂與叔

云剛大二字意恐已足不須直字如合有直須略明三者之别則乃見不可闕之實不知此意何如竊謂以坤六二言之則敬以直内故行无不慊于心義以方外則无適而不宜敬義立而徳不孤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所以為大也大也者道之體也三者闕一則不足為浩然之氣矣先生曰直方大是坤六二之三徳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徳不孤是以人體之之事猶元亨利貞乾之四徳

而文言又以君子體仁以下之事明之也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至大至剛以直是其本然之體段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然所謂塞乎天地亦全其本然之大而已蓋氣是有形體之物志至而氣次焉猶乾健而坤順也志乾氣坤

蓋其德與坤六二同其序不同者自觀者而言則先見其大觸之而後知其剛循之而後知其直自有者而言則直而方方而大坤文本體有之者也

孟子指以語人覩之者也○道夫問前所說敬義誠者三今思之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于誠則合一矣先生曰誠則是實有此理如實于為敬實于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无此所以中庸謂不誠无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无物先生荅曰秉彝不存謂之无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无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无此語只如此說也却无病○劉問敬以直内義以

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已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並語録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

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易傳

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徳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易傳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陽麗于陰託之以為美者也陽盡則陰之惡畢見不能自美美然陰雖有陽之美當含蓄之以從王事待時而發不有已也豈敢當其成功哉乾巽從王事

也地道无成順天而行乾知大始坤代有終自然之道也故臣終君之事妻終夫之事不言予者臣子一也易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明道先生曰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心答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上蔡語錄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自知萬物衆多其實无一物无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正蒙

上蔡謝氏曰或問忠恕答曰猶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朱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錄

廣平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

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徳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於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邪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順之弊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鄰有鬬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

往而不善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徳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葢欲其自謹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之時天地變化草木亦蕃而況人乎否之時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況草木乎三才

一理也是故併言之括囊无咎非閉其言而不出
葢言謹也謹者莊子所謂慎為善也陰進至三成
否否泰反其類故其言如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
辭坤六五黄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
血玄黄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别是

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于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五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為是陰滯些陽故為含章之象

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

不中故當謹容如此 語録

東萊吕氏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隔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紀聞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唯（一作故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易傳）○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正位居體所以應黄裳之美（易說）

廣平游氏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

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旣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倡也禀

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所以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為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舄几几

蓋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於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為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為大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靜者言之所以為美也為臣之義於是兩盡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於四支大而發於事業見於四方萬里之遠者无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於正心修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於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五黃中動而成坎傳所謂坤之比

也坎為通有美在中而通於理理者中正也天地萬物之所共由者也通於理則大美具矣美在其中矣五君位六變九正位也正位而居坤體不失為臣之道黃裳也九五艮艮為手二五相易成震震為足暢於四支也巽為事業者事之成發於事業也誠則形形則不可掩故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通於理者无往而不通其伊尹周公共伯和之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黄中言中德在内釋黄字之義也正位言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本義○問黄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文无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先生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則可去别處説不可硬配在易上説此文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來説所以説得絮了因舉邵溥堯夫之孫謂伊川因

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它發
固是它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發也○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畫得地道上說五是就
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曰不可說畫得地
道它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如不
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它成就處說所
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並語錄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易傳

康節先生曰坤无一故无首乾无十故无後所以坤當是得一半又曰東北非隂之位隂柔到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坤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行故却得而有慶焉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隂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

黄從其類而言此周公文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黄蓋天地陰陽兩傷之意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月盛則掩日臣彊則疑君陰疑于陽必戰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无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為其純陰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乾在故也上六之動坤成乾其體剥剥者復之反震變也十一月復復初九庚子子坎之位坎為血震為玄黄血幽陰也上六疑陽未離

陰類故稱血焉震者天地之一爻天玄而地黄玄者坎中之陽黄者離中之陰天地之雜也其血玄黄者君臣相傷也雖欲力勝莫之助也故聖人於初六戒之上六則无及已鄭本作爲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或問初之四二之五三之上六爻反復相應何也曰京房所傳世應也三畫之卦一二三重爲六爻四即初五即二上即三各以其類相應邵雍曰有變必有應也變乎内者應乎外變乎外

者應乎內變乎下者應乎上變乎上者應乎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變之與應常反對也故卦一世者四應二世者五應三世者上應四世者初應五世者二應六世者三應在易言應者一十有九卦昔之言應如子太叔論迷復凶是也至虞翻始傳其秘然未盡善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世應者相易之一也故曰兩則化一則神易傳

新安朱氏曰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本義○或問坤卦純陰不為无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曰剥盡於上則復生

於下其間不容息 語録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蘂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震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鬰結未通故爲盈塞于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已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

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隂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隂陽相交乃成雲雷隂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隂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

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易說

東萊吕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摇摧折而自晝者豈知此哉已丑課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説

雜編

横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説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徳異矣勿用有攸往以

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徳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徳也然四徳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

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徳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徳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易說

五峰胡氏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難屯未通暢也震為雷坎為水陰陽始交則勃鬱為雷未為雨也震動坎

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貞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則不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濟建侯廣求輔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

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本義○問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

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它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屯是陰陽

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乎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

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屯者物始生而未達者也震欲動而坎難之抑鬱而未達非大亨貞不足以濟之勿用

有攸往久之以有待也利建侯各付其所主也久之有待故滿盈也各付其所主以經綸于草昧故不寧也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葢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

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險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

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

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
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
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
著然純陰疑于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
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
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

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唯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閒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以繼乾坤之道也易訥

漢上朱氏曰自屯彖而下乃以卦變為象屯臨之變自震四之五震者乾交于坤一索得之剛柔始

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險難剛柔始交而難生也易
傳曰始交而未暢為屯在時則天下未亨之時此
以震坎釋屯之義也安乎險而不動與動乎險中
不以正皆非濟屯之道初九正也四之五得位大
者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觀之剛柔始交鬱而未
暢雷升雨降其動以正則萬物滿盈乎天地之間
有不大亨乎此以初九九五釋元亨利貞也震雷
也坎雨也兌澤上而成坎故為雨初九屯之主也

初往之五行必犯難益屯而不能亨矣君子宜守正待時故勿用有攸往此言初九也天造之始草創冥昧人思其主能乘時衆建諸侯使人人各歸以事主雖有强暴誰與為敵哉四為諸侯九五在上六四正位分民而治建侯也難則建侯而未始忘乎險難震為草乾之始也坤為冥昧坎為勞卦故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此再言初九九五也以卦氣言之十月卦也太玄準之以礥或曰聖人

既重卦矣又有卦變何也曰因體以明用也易无非用用无非變以乾坤爲體則以八卦爲用以八卦爲體則以六十四卦爲用以六十四卦爲體則以卦變爲用以卦變爲體則以六爻相變爲用體用相資其變无窮而乾坤不變變者易也不變者易之祖也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考其所命之辭尋其辭之所

指則于變也若辨白黒矣夫易之屢遷將以明道而卦之所變舉一隅也推而行之觸類而長之存乎卜筮之所尚者豈有既哉故在春秋傳曰某卦之某卦者言其變也若伯廖舉豐之上六曰在豐之離知莊子舉師之初六曰在師之臨其見于卜筮者若崔子遇困之大過者六三變也莊叔遇明夷之謙者初九變也孔成子遇屯之比者初九變也南蒯遇坤之比者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者

六五變也陳仲遇觀之否者六四變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八卦謂之經則六十四卦為卦變可知故曰卦之所變舉一隅也王弼盡斥卦變以救易學之失救之是也盡斥之非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定陳涉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乎險中也誠有立為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國後於

此有人正固其心為秦益敵以自輔助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而天下之屯觧矣自蘄至陳未逺也秦兵方强殘賊肆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无中正誠慤之心豈有大亨之道也傲長者而妻父去斬賔客而故人行聽讒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甚矣死于城父不保首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扶義而西捲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

得張良於解后舉陳平於亡命拔韓信於行陣取
英布於敵國收雍齒於故怨是以能誅滅秦項剗
草暴虐與天下更始四海會同天下為家由是觀
之則大亨貞利建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

易外
傳

新安朱氏曰彖曰者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
難生謂坎動乎險中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
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

王本意雷雨之動滿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本義○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問

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
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
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
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
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徳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
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説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
重複○問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

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于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

遇險之象邪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明出一道理押韻

説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絶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爲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紀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于屯一无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汩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

雨卦之所以為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在上則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也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
易說
和靖尹氏曰寛問趙穎道胡康侯謂學者致知格

物只是一部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是也非特屯也卦卦皆然寛疑其未安次日再舉問先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盡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特易也寛曰如灑掃應對釋氏拈槌豎拂上豈窮理不得先生因是康侯之言夏庭列親聞之

漢上朱氏曰坎在上為雲雷動于下雲蓄雨而未降屯也屯者結而未解之時雨則屯解矣彖言雷

雨之動滿盈者要終而言也解絲棼者綸之經之經綸者經而又綸終則有始屯自臨變離為絲坎為輪綸也離南坎北南北為經經綸也君子經綸以解屯難凡事有未决反復思念亦此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本義○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

也曰需是緩意在它无所致力只得飲食燕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紀聞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茍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下時茍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

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明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于陰自為貴乎易傳

橫渠先生曰盤桓猶言柱石盤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彖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邪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義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

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桓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上而陰下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爲百谷王以其下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興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

○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

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並易訊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正屯難之始上有正應震動

體進則犯難成딪爲進退九居四不安故盤桓子

夏傳曰盤桓猶桓旋也盤桓不進利于守正不進

非必于退也志在行其正也初九不忘上行之謂

志志剛中也志行正也可不盤桓以待時乎初動

濟屯四諸侯位建國命侯資以輔五屯難未解衆

陰不能自存有剛正之才使之有國則衆從之陽

貴陰賤坤衆爲民九退復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故曰利建侯夫子時楚有四縣趙簡子命下大夫受郡必言利建侯者建侯萬世之利也或問震又成巽何也曰所謂雜物撰徳也撰數也且以屯論之坎陽物也震動也四比于九五自三柔爻數之至于九五巽也震陽物也巽陰物也剛者陽之徳柔者陰之徳剛柔雜揉不相踰越故曰雜而不越先儒傳此謂之互體在易噬嗑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離震相合中復有艮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

順以蒙大難又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坎難也離坤
相合中復有坎在繫辭曰八卦相盪先儒謂坎離
卦中互有震艮巽兌在春秋傳見於卜筮如周太
史說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
土上山也有山之才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
上自三至五有艮互體也王弼謂互體不足遂及
卦變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蓋未詳所謂易道甚大
矣易傳○又曰屯卦本坎二之初九二陽也初六陰

也陽貴陰賤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衆非剛强不能濟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叢說）

五峰胡氏曰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宜為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頹憤姦臣之竊命扶本宗誅姦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為相于平原為牧于徐州歸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義益明不少變其初志三顧

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法正追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衆士景從若水之歸海以貴下賤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濟屯之勢居貞建侯之利大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

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本義○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以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者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磐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卻是通處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初九則以陰柔為剛

陽所逼却看得初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昏姻此又隨步換形也易說○初九磐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戒乎○屯初九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

難之時磐桓不進遂以為甘心退縮无志于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磐桓不進者其志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陽剛之貴不屑屈已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人以濟道之屯若抗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並紀聞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彖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五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

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于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 易說

藍田呂氏曰左傳有班馬之聲則班分別也班如者別而相遠者也六二近初而應五六四應初而近五皆與近者遠別而求正應故皆曰乘馬班如上六无應雖比于五不可得而親故亦曰班如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下馬為班言屯邅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賢守常待

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倡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太子游反常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名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

也至于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况六爻之中莫柔弱于六二故為在屯之邅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

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為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為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屯之主六二中正而應共濟乎屯者也故曰屯如二乘初九欲往應五迫于剛强邅回而不能去故邅如乾變震為作足之馬震為

足乘馬也初不應五二欲應之與馬別矣故乘馬班如春秋傳曰有班馬之聲杜氏曰班別也五坎為盜盜據山險寇也男曰婚女曰姻媾男女合也九五應六二婚媾也五自初九視之有險難之象寇也自六二視之匪寇也婚媾也特以乘剛故耳初九六二正也而致六二之難者剛乘柔則順柔乘剛則逆妻不亢夫臣不敵君天地之道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五相易五之二成兊兊女子也

二之五成坤坤為母女子而為母字育也坤見坎
毀剛柔以中正相濟屯解之象坤為年其數十六
二守正不苟合於初而貞于五是以不字屯難之
極至於十年二五合剛柔濟允女乃字也屯本臨
二之五合則九反二六反五坤為常故曰反常也
王弼曰屯難之世其勢不過十年孰謂弼不知天
乎坤為年何也曰歲陽也陽生子為復息為臨為
泰乾之三爻也夏侯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

无非乾也古之候歲者必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日立春日謂之四始四始亦乾之三爻也坤十月陰也禾熟時也故詩十月納禾稼春秋書有年大有年喪禮三年者二十七月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于初陽不得相從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中國盛强蠻夷屈服天下之常經也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為足也猶初其僭亂也

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淩折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剛明之君而遠在蠻夷為所拘縶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妻道也臣道也從一而終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絕蠻夷雖身在匈奴不為之用豈求有功名于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于強暴而不可侵淩終不為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矣是時匈奴強

暴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逢如此耳十者數之終極而後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欲歸計強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于匈奴功顯于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變夷服中國反常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

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本義○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

此語有病只是别無他説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葢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乗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巳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巳皆正指六二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

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錄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

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舍之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四皆有正應三居其間遠則无應

近不同志而倀倀然欲進有所求即鹿无虞者也惟入于林中終无獲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媒妁之言而行者父母國人皆賤之惟君子見幾而作不往以取吝也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

以爲游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萊其野葢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易説

蕭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庶幾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黙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

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于義為贅且鹿之已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

位居動之極貪于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而其道窮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不安于屯妄動以求五五君位艮為黔喙震為决躁鹿也言有求于君也若上六變而應三艮變巽離有結繩為網罟之象艮為手虞人指蹤而設網罟者也上六在君之

側而不應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導其前豈惟不得鹿乎往而徒反退之三陷于林莽中矣艮為山震為木林也三四為中林中也六三有從禽之欲不知事有不可貪求妄動是以陷于林中而不恤故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初九也知不可往往无所獲且有後患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艮也君子安于屯不若六三徒往而窮自取疵吝易傳

五峰胡氏曰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于隴西以庸

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是鹿也夫立國以得賢為
本若馬援申屠剛杜林鄭興諸賢皆莫之與而去
之是无虞也惟陷身于不義以及亂亾耳囂終不
悟舉兵背叛不知幾而往困于西域餧而死吝窮
甚也竇融則不然矣其保河西也豈无專據方面
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廣甲兵最强
號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終保福祿亦
可謂君子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于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説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

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淶云曽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吉凶悔吝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慊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隂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于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于林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无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舍之止于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紀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

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乗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爲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其道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世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

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正上承九五坎為美脊之馬艮為手乘馬也四自應初五自應二其情異乘馬而班別者也故曰乘馬班如六四雖正有濟屯之志五不求而往豈能行其志哉五求四男下女陰陽相合斯可往矣往之上得位故吉无不利艮為手求也坎為月震東方明之時也九五有明德

故求而往吉无不利否則志不應有凶易言出入往來何也曰出入以度內外也卦有內外自內之外曰出自外之內曰入出者往也入者來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出入往來屈伸相感而无窮天道東面望之來也西面望之往也故晉之出為明夷之入蹇之往為解之來易傳

五峰胡氏曰桓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班如也管仲者巳之交遊有賢才而

勝已則求之于魯脫之于俘薦之于公讓之以政求婚媾往者也於是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鮑爲齊臣至于今稱焉可謂吉无不利矣非明者其能知已之短而肯進人之長乎易外傳

東萊呂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爲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賢于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

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葢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紀聞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位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有所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

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

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徳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于下政非已出人君之屯也權移于下而欲驟正

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於民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况魏

晉之初蓋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 易訛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徳澤有所不下是屯也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徳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

爲若唐之傳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于亾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徳非不中也見揜於二隂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隂之類也能揜君之徳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爲民兊爲澤五之二成兊有膏澤下於民之象膏澤下則五之所施光矣坎爲月有

光之象故也屯之時九五得尊位六三不正處內卦之極震體而有坤權臣挾震主之威有其民者也六三壅之九五之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言人君之屯也九五中正守位六二六四上六自正陰為小故小貞吉五動而正三以君討臣則三復乘五蓋膏澤不下五之施未光民不知主禍將不測矣故大貞凶易傳

五峰胡氏曰魯昭公當三桓強盛禄去公室之時

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已去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難矣也其膏也膏凝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柰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恩澤浸潤加于百姓仁心仁聞著于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也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于一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它所凶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

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本義○因說東漢誅宦官事云云如唐昭宗文宗直是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它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又非恬然不爲

若唐之僖昭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

廣漢張氏曰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内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左右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

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
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葢甚疎矣其綢繆經理
未嘗有一日之功也 南軒集 史論

東萊呂氏曰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
五之爻却言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葢易變易
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
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茍
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于

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能事畢矣_{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隂柔居之乗剛而无輔无有為之資也乗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如不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徳樂道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_{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猶

寢積薪之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上為過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易說

和靖尹氏曰否以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柔不足以濟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此言不能濟屯何可長也否言傾否言否不可久也答楊子安書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

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决而自傷耳屯爲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屯之極也五坎爲美脊之馬動而乘之上應三五自應二雖欲用五濟屯其情異矣乘馬而班别也上動成巽巽爲號上反三成離

離爲目坎爲血泣血也上不得乎君以濟屯難極矣无如之何是以泣盡繼之以血漣而不已上之三連兩離爻故曰漣如然屯極矣極則必變何可長也巽爲長傳易

五峰胡氏曰漢獻帝皇泰主傳易外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

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巳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不得一服藥只當時无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